

中国



式

再嫁

孙薇 著

再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它集合着两个家族甚至更大的社会元素——
情感，利害，伦理，金钱，子女……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，
百味杂陈……但没有人可以抗拒人性的需求与社会的规范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
式
再
嫁

孙薇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式再婚 / 孙薇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87-3616-8

I ①中... II: ①孙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7686 号

出 品 人 陈 琛

责任编辑 魏洪超 杨 迪

封面设计 孙 儒

技术编辑 杨俊红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中国式再婚

孙薇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62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10 × 1000 毫米 1 / 16 字数 / 356 千字 印张 / 19.25

版次 /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28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含韵躺在床上，慢慢地让眼睛眯开一条缝，窗外灰蒙蒙的。她瞄了一眼床头上的闹钟，已经八点多了，早已该是天大亮的时候了。又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。含韵重新把眼闭紧，顺势把腿伸直，在被窝里打个挺儿，想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些。可腿伸下去，触到的地方凉凉的，她本能地又把身体蜷曲了起来。此时，她才感觉到两只脚冰冰的，肩膀处的冷气飕飕地钻进骨头里，她赶快给自己掖掖被，习惯地顺手把电热毯的开关打开，然后，静静地等待着被子热乎起来。

有丈夫的日子，被窝总是热热的。含韵不明白，为什么男人身上总有那么多的热量？同样的床褥，丈夫比她少盖好多还是热，而她不管盖多少总是冷。所以，每到冬季，她都需要偎在老公的怀里睡才舒服。然而，已经有五年了，她没有再享受过男人的温暖，电热毯成了她离不了的陪伴。真个是好凄冷，电热毯给她的只是肌肤的温热，却给不了心暖。是啊，有丈夫的时候，自己什么都可以不管，什么都可以不费神劳力，甚至就连早上这顿早餐，如果丈夫在，这个时候，厨房里应该已经是锅敲碗响了吧？想起来，含韵有些羞赧，她常常感觉自己不是个好女人。可丈夫说：为自己爱的人做事，感觉很幸福。所以，她理所当然地幸福着丈夫的幸福。想到有丈夫时的好处，含韵心里一阵阵的酸楚。

房间里静静的，没有一点点的声响。没有人打搅她了，儿子在外地上大学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好像也挺好的，一个人，安安静静，没有烦劳，没有强迫，可以随心所欲。

被窝慢慢暖和了起来，含韵又一次伸直腿，让身体彻底伸展开。血液流动畅快了，身体里的凉气在往外走。这时，床头上的电话响了，她伸手拿起话筒，里面传来了儿子的声音：

“老妈，生日快乐！”儿子的声音粗粗的，蛮有男人的味道。

“什么？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今天几号啦？”含韵愣了一下，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傻老妈，又过糊涂了，今天是你本命年的生日。你没把多大岁数忘了吧？哈哈……”电话那头，儿子没大没小地逗乐，含韵听着特亲切。

“臭小子，又糗我呢？小心打你啊！起床了吗？”含韵柔声地吓唬着儿子。

“还起床了吗！你没看看几点了？儿子今天可是够乖的，早早的去操场跑步了。想早些打电话给你的，可一想你爱熬夜，所以就忍到了现在。老妈，准备怎么过生日啊？”

“过生日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一个人过什么呀！”含韵不在意地说。

“怎么是一个人？小姨不是在吗？你们俩不一起过？”儿子提醒含韵。

“噢，对了，还有你小姨呢。她一会儿一准给我打电话。这种事，她积极着呢。好了，儿子，你甭管了，你小姨准会安排的。”

“那好，儿子回不去，你自己可不能糊弄，知道吗？”儿子在那头很认真地嘱咐。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臭小子，管好自己吧。”含韵故作不耐烦地打断儿子的唠叨。

放下电话，含韵感觉整个身体暖了起来。今天是她四十八岁生日，儿子不打电话，她还真是忘了。快五十岁了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就有那么大岁数了。老了吧？含韵不由得欠起身子，去看梳妆台上的镜子：一张睡意未消的面容映在镜子里，没有打理的头发乱乱的，额头上的白发理直气壮地排在前面，倒是鼻子依然是挺挺的，愣愣的，透着些许的精神。含韵揉揉眼，让眼睛彻底睁开：依然是单眼皮，但眼神还依然有光彩，只是眼底的那块白斑似乎又大了些，显得有些混浊；含韵对着镜子，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看上去虽没有年轻时那么红润，但手感依然弹性十足，这让她释怀了不少，老是老了，但她还有丰韵。

含韵重新躺下。这时，她已经彻底清醒，完全没有了睡意，但她还是没有起身的打算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心里盘算着。是啊，今天的生日怎么过？往前数最初的二十个生日都是父母给她过的，大学的四个生日是同学给她过的，接着的十九个生日是秦刚给她过的，尔后的这四个生日是儿子给她过的，今年的这个生日则要她自己给自己过了。含韵数算着过去的四十七个生日，眼里不觉便盈满了泪。丈夫走了，儿子离家太远不能回来，父母与自己不在一个城市。她现在很孤独。

含韵不由得叹了口气，随之便感觉郁闷的情绪开始迅速地在身体里蔓延，眼里的泪终于流了出来。她没去管它，任它去淌，反正没有人看，一个人的世

界什么都可以放任，况且，有时候，有些伤感的事让自己想想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流着流着泪，含韵突然警觉起来，接着便开始叽里咕噜地自己对自己说起话：“含韵，你不要自找烦恼好不好？谁说你孤独？你不是喜欢一个人吗，你不是说一个人清静吗？干吗总是自艾自怨的？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有事业，有儿子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要太贪心了，好不好？好含韵，想点快乐的事，让自己高兴起来。”含韵一边自说自话，一边下床，这是几年来她修炼出来的排解烦闷的方法，这做法还真的很有效，含韵的心情，随着自己的唠叨一点点好起来。

今天的生日怎么过？含韵想，把含然叫来吧，买点简单的菜，随便做点好吃的，简单地庆祝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是本命年，还是多少要有点说法的。含韵想着，便计划着吃完早饭出去买菜的事，对了，还要给含然打个电话，告诉她下班后过来。

含韵想到的含然，是她的双胞胎妹妹，在本市的一家外贸公司。按照含然的话说，她离开省城到这个小地方来，完全是假公济私的需要。含韵已经单身五年了，一直没有再婚。以前她有儿子在身边，出出进进还有个照应。现在儿子考上大学去了外地，就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座小城里，万一有点什么事，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，这让家里人都很不放心。本来含韵的爸爸妈妈可以来跟她做伴，可他们知道，含韵是不会接受的。而让含韵自己找老公，那简直和缘木求鱼、煎水作冰没有什么区别。恰巧，含然所在的总公司因为要扩大业务，需要帮助下属子公司建立新的业务系统，于是，含然就主动请缨来了这里。

刚来的时候，含然住在含韵的家里，可没过多长时间，含韵就受不了。含然整天叽叽嘎嘎不说，还三天两头地往家里领朋友，让清静惯了的含韵受不了。好在恰巧有个同事做出国访问学者，家里的房子空出来，含韵就帮含然租了下来。含然的工作时间不太有规律，她知道含韵生活很死板，所以，也就很少过来打搅她。姐妹俩现在虽然在同一座城市，可也不是经常来往。

含韵正在洗漱，电话铃又响了，这次是含然打来的：“喂，懒鬼，起床了吗？到蓝天咖啡厅来，我在这儿等你，快点啊。”含然说话向来都跟下命令似的，从来没有商量的份。

“什么事？”含韵刚把这句话说完，就听电话里已经传来了嘟嘟的声音。这个含然，总是这样，说话办事风风火火，也不管别人什么心情，什么反应。含韵知道含然的个性，无奈地摇摇头，把手机关了。

含韵现在只能听从含然的吩咐，快速地洗漱，吃饭，穿衣，出门。当她急

急忙赶到蓝天咖啡厅时，含然早已站在门口等着她了。一看见含韵，含然就嚷嚷上了：“你皇后啊，出来这么费事！让人家等这么长时间，你好意思啊？！”

含韵说：“你还说呢，也不问问我有没有事，能不能来就挂电话。多亏今天没有课，不然，你还不白等？”

“我算好你今天没课，才给你打电话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别啰唆了，快跟我来吧。”含然边说，边招呼含韵往里面走。

“干什么？有事？”含韵问。

“我给你约了个人，你见见。”含然边走边说。

“什么人？”含韵站住了，问。

“什么人，见了你不就知道了。唉，还能什么人，男朋友呗！”含然见含韵站住不动了，转过身拉她。

含韵把含然的手甩掉，说：“胡闹！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，又搞突然袭击，我不见！”含韵有些气恼。含然到这个地方半年多的时间，这已经是给她介绍第三个男人了。

“敢！”含然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狠狠盯着含韵，“我要早告诉你，你会来嘛！我还不知道你？不是嫌这就是嫌那的，数不完的臭毛病！”含然抢白着含韵。含韵哑然。见含韵没有还嘴，含然口气软下来，“好了，你嫌这嫌那都不要紧，先见见面再说行吗？你总得让我下来台吧？再说了，你连面都不见，怎么找得到老公啊？”说着，含然又一次拉起含韵的胳膊往咖啡厅里面走。

含韵怕周围的人看她们拉拉扯扯，便扒拉掉含然的手，跟在她后面走。大厅在二楼，含然带路上了楼梯，拐过楼梯口，含然用手指着坐在里面靠窗位置的一个男人说：“那人是文化局的副局长，正等着我们呢。今天你听话点好不好？热情点，不要犟行不行？”含然小声恳求含韵说。

含韵没有接话，只是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这是她第一次进这家咖啡厅。大厅里的灯光泛着淡淡的黄色，很是柔和。座位都是车厢式的，一组的座位旁环绕着绿色的藤本植物，营造出浪漫温馨的情调。这会儿，里面坐着的人并不是很多，大都是一对对的男女。他们隔桌对坐，但身子大都前倾着，彼此靠得很近，所以说话的声音并不大，整个环境让人感觉还是挺惬意的。

含韵跟着含然走向刚才含然指的位置。那座位上的男人，看见她们走过来，笑吟吟地站起身，迎接她们。含然向那男人打招呼：“白局长，等烦了吧？含韵说路上堵车，你看，才到。”

男人冲她们俩点头致意道：“没有，没关系，反正今天没有事，喝喝咖啡挺悠闲的，你们请坐。”被称做白局长的男人，伸手指指他对面的座位，客气

地请让着。

在含然跟白局长说话的当儿，含韵打量着那男人。他身材倒是挺魁梧的，少说也有一米八的个子，肩膀宽宽的，胸脯很厚实，骨架里透着男人的强壮。再看脸盘，方方正正，鼻梁挺挺，眼睛虽不是很大，但目光炯炯，很有神采，是一个看上去就让人感觉很有气魄的男人。

“你好！我叫白岩山。”那男人很主动地跟含韵打招呼，并自我介绍。

“你好！”含韵把手伸过去，跟男人握了握。白岩山的手掌很大，很有力。

“坐吧，坐吧，”含然一边招呼，一边拉含韵坐在自己的旁边，白岩山坐在两人的对面。

咖啡已经烧上了，白岩山招招手，服务生过来。白岩山说：“拿个果盘，上点点心、瓜子。”看来，他经常到这种地方来，对这里的业务流程很熟悉。

三人坐定，含然说：“白局长，我不用介绍了吧？你们刚才已经认识了。”

白岩山笑笑说：“不用了。能认识你们很荣幸。”

含然说：“白局长客气了，认识您，才是我们的荣幸呢！”

白岩山说：“你这话说过了，我面前坐着一位大教授，心里一直紧张着呢。”说着，他呵呵地笑起来。突然，他像是发现了点什么，重新仔细地打量起含韵和含然，试探着问：“你们俩是……”

含然笑笑说：“看出来？我们俩是双胞胎。”

白岩山听含然一说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两只手下意识地互相击打了一下，脸上现出满腹疑团破解后的惬意，说：“从看到你们两个第一眼，我就感觉你们有点说不出的味道。”

“味道？什么味道？”含然迷瞪瞪地看着白岩山问。

“又像又不像的！”白岩山仔细端详着姐妹两个说。

“什么又像又不像的呀？”含然被白岩山的话逗乐了，含韵也好奇地盯着白岩山，等着他往下说。

白岩山呵呵笑笑说：“像姐妹俩呀，又不像一般的姐妹俩。”

含韵与含然对视一番，不知道白岩山想说什么。

白岩山看姐妹俩不解的样子，便解释说：“说你们是一般的姐妹俩吧，可哪有长相这么一样的姐妹俩呀？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典型双胞胎的特征。可看年龄似乎又不太像。所以，我说，你们像姐妹俩，又不像一般的姐妹俩。”

含韵跟含然这才明白白岩山说话的意思，两个人不约相视而笑。含然有些得意地问白岩山：“是不是我显得年轻，她显老啊？”

白岩山看看含韵，马上回答说：“我可没这样说啊，那是你自己的感觉。”

含韵平淡地说：“说也没关系，这是事实，我是比含然显老。”

含然打趣地说：“含韵整天想着做学问，脑子里的褶子太多了，盛不下，都跑脸上了，哪像我，没心没肺没脑子，所以脸上就光滑了。”

白岩山笑笑，没有说话。眼前这两个女人，白岩山看着都很顺眼。含然的身材丰满，气色红润，浑身散发着一股热辣撩人的气息。她身穿的那件大红色的毛衫，让她浑身散发的生命活力，有了更加浓郁的感染力，也更增加了一份女人对男人的魅惑之力。

含韵体形有些瘦弱，但她那身看似很随便的着装，非常得体地衬现出她高雅从容的气质。白岩山不由多看了几眼这个静静坐在那里的女人，她眼帘微微下垂，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，但她的眼眸很生动，在眼窝里顾盼的神色给人一种柔和安详的美感。这种由内在涵养溢显出来的美丽并不多见。

说话间，服务生把点心瓜子果盘等送过来了，咖啡也烧好了。服务生给三个人把咖啡冲好，走开。

“章教授，您在大学教什么课？”白岩山问含韵。

“经济学方面的课程。”含韵回答说。

“哦。那跟文化产业是不是也有联系？”白岩山饶有兴趣地又问道。

“当然，既然是产业，必然会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问题。”含韵说。

“不知道章教授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专题研究？”白岩山盯着含韵问。

“谈不上研究，我只是对商业文化方面的事情有些兴趣。”含韵回答。

“你研究的领域是商业文化？”白岩山盯着含韵问。

含韵看看白岩山，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个话题如此热心。她疑惑地看着白岩山，机械地点点头。

“哈，太好了。这个领域现在可是太有研究价值了！”白岩山看含韵一脸疑惑不解的表情，便解释说，“我现在在文化局，就负责文化产业开发方面的工作。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也看了些书，听了些报告，还参观了一些地方，可具体应该怎么做，还是没有形成什么好思路。现在各地都在拿文化做文章，可真正做成做好的却很少，我一直在想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含韵说：“中国人经商，有些急功近利，喜欢走捷径。大都看什么东西赚钱了，一窝蜂地跟去做，不太做踏踏实实的研究，创自己的特色。所以，当大家都做同一篇文章，语言、句式、结构都一样的时候，这篇文章还有什么看头？”

“太对了。真的，我也感觉出我们做产业的思路有问题，可不知道在哪，经你一点，我还真有点开窍了。”白岩山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其实，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前辈早就告诫过，商业的出路在于‘变’。这个商业哲学思想，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就提出来了。经济学在我国，过去叫‘食货’，‘货’这个字很有意思，是‘化’下面一个‘贝’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财富是变更变化的。要发现和创造，跟着别人走，那就不是变，也就很难有什么好‘货’了。”一谈到专业方面的问题，含韵的话多了起来。

“你说得很有道理。不过，道理是这样，可具体怎么做？怎么创造？创造什么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缺少高科技人才的地方，这个发现和创造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”白岩山深思着说。

“不是只有高科技才是发现和创造，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值得发现和创造的事，太多了，关键是我们怎么面对。比如，对今天讲‘健康’的人来说，野菜粗粮，就已经绝对不是过去的价值了。当然，具体的，我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，这需要踏踏实实，认认真真地做功课，做研究。”

“章教授有什么打算没有？”白岩山关切地盯着含韵问。

“具体设想还没有，不过，我对咱们当地文化挺有兴趣的，一直想做点这方面的事情，只是手头还有个课题没做完，大概还要两年吧，等把课题做完了，我想往这方面转。”含韵说。

“不能同时做吗？”白岩山问。

“倒也不是完全不行，但是，人手、经费都有问题，难度比较大。”含韵说。

“如果想做，人手、经费的问题，应该可以解决。我们联合可以吗？文化局可以提供一部分物质条件，但研究的项目应该能为我们所用。”白岩山边思考边说。

“那当然是应该的。其实，我们的研究就应该能为政府、为百姓所用，现在，很多科研项目研究出来了，放在那里，产生不了效益，对国家、对研究人员来说，都是非常可惜的浪费。现在从国家到地方，都在提倡搞横向课题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含韵说。

“那太好了。章教授，我们搞个联合吧，共同开发地方文化产业。”白岩山有些急不可耐地说。

“好啊，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事。”含韵答应得很爽快。

“说话算数，来握个手，就算我们说定了。”白岩山又一次把手伸给含韵。含韵握住白岩山递过来的手说：“看来，白局长办事还很讲效率。”

“不讲不行啊，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快，一个又一个的项目，一个又一个的热点，整天搞得是热火朝天，催得你不得不快马加鞭。我们这里是个旅游城市，文化产业应该大有文章可做，可这么多年了，就是上不去，着急

啊！”白岩山由衷地感叹道。

“哟，白局长还真是个办实事的好官，现在的官太少了！”含然坐在一边，一直插不上话，这会儿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。

“唉，不能这样说，政府里的人，大多数还是想干事的，有个位置干事不容易，谁不想在位的时候留下点业绩，给百姓留下个念想啊！”白岩山话说得很认真。

含然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不由冲含韵眨眨眼，吐吐舌头。见白岩山跟含韵说得挺投机的，含然感觉自己在一边根本插不上话，便说：“你们聊着，我有点事，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“你去干吗？”含韵见含然要离开，紧张地盯着她问。

含然趴在含韵的耳边说：“我去找个饭店订饭，中午过生日，我们请请白局长。”说完，没等含韵说什么，就跟白岩山挥挥手，走开了。

离开咖啡厅，含然一直吊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她没想到今天的见面会如此顺利。一向见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含韵，今天竟然滔滔不绝，这让含然有些出乎意料，说不定，这两个人真的会有缘分。说实话，含韵如果今天还是不进入状态，含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已经是给她介绍第三个男人了，含韵的态度让含然几乎想跟她翻脸。每次让含韵去见面，都像欠她的似的。这还不算，去见面，含韵见人冷若冰霜的样子，让含然很难堪。含韵太没数了，现在的单身男人哪那么好找，个个都跟葱花似的，条件稍微像点样的，寡妇们便都瞪着大眼珠盯着，想尽了办法往自己床上拉。你含韵有什么了不起，除了个教授头衔，还有什么？说心里话，含然真没看出含韵有什么特别的好，不懂风情，不会风骚，哪个男人现在会喜欢一个干巴巴的女人？含然每次怕的都是男人看不上含韵，却不想含韵还拿什么架子，这让含然很是生气，真不想再管含韵的事。可不管怎么办？爸爸妈妈整天为含韵担心，他们在这件事上伤害过含韵，所以，一直不敢直接跟含韵说。可做父母的又放不下，就把含韵的事硬压给含然。还有，不管怎么说，含然与含韵也是同胞姐妹，生气归生气，让她真的不管，含然也做不出。现在好了，看情况进展得顺利，含然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含然的离开，并没有影响白岩山跟含韵谈话的兴致，他继续就课题的事跟含韵交流：“对了，章教授，你说，我们要合作，可以从哪入手？”白岩山问。

含韵盯着含然离开的方向，似乎开始有些心不在焉。不过，盯了两眼，还是把目光又收了回来。她想了想说：“这需要坐下来，认真地讨论一下。不过，我初步感觉，要进行文化产业开发，第一步就是要摸清楚我们的文化资源，然

后研究它们的价值，才能找到合适开发的商业模式。”

“这个工作量是不是太大？”白岩山担心地说。

“是不小。但我想，要想做成一件事，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基础工作。只有在这个前提下，才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。中国的企业家有一个通病，总是想靠什么突发奇想的点子把事业做起来，这实际是赌博，也可以叫做中国人特有的赌博文化吧。其实很有害。”

“章教授，你说得对，我常常感觉我们现在做事不稳当，不靠谱，今天一个想法，明天一个主意，总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方向，或是主导的东西，所以，整天忙得很，可最终也不知道都忙些什么。今天听你点拨，我茅塞顿开啊！章教授，我们合作定了！我回去就跟局里汇报，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这方面我主抓，基本可以定盘子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我们可以合作的内容以及需要我们做的工作，拿出个合作方案，然后我们就进入工作程序。怎么样？”白岩山问。

“可以，方案我可以做。”含韵说。

合作的事大体有了架子，进入细节的事，不方便再说下去，两个人的谈话突然没了话题，一时间进入了沉默状态。片刻，白岩山指着桌上的水果说：“吃点水果吧？”随手又往含韵的杯里加了些咖啡。

含韵没有回应白岩山的邀请，又扭头看看含然出去的方向。

“你找人？”白岩山见含韵总往楼梯的方向看，也不由朝楼梯方向瞅瞅，同时好奇地问。

“不是。”含韵扭过脸来，回答道。

“吃点瓜子吧。”白岩山把果盘往含韵跟前推推，又邀请她。

含韵没有动，稍作思忖，问：“白局长，还有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章教授，您是不是有事？”白岩山一时不明白含韵问这话什么意思。

含韵没有回答，低头搅动杯里的咖啡。

“章教授，你一个人生活好多年了吧？”白岩山转开话题问。

“不多，五年。”含韵有些不自在地回答。

“噢，五年还不够多吗？”白岩山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，跟刚才的教授完全成了两个人，有些不好琢磨。他呵呵笑笑又说：“人，这一辈子有几个五年好活呀？单身五年很不容易呀。”

含韵抬头看了白岩山一下，又低头继续搅她的咖啡。

见含韵不说话，白岩山只好又说：“我妻子上个月病故的，我感觉孤单得很呢。呵呵……”

“上个月？她才走一个月？……”含韵脱口而出，语气透着惊讶。

“啊，怎么？……”白岩山听含韵说话的口气似疑问又似不屑，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。

含韵又低下头去搅她的咖啡，而且搅动的速度逐渐加快起来，杯子里的咖啡快速地打着旋儿。当咖啡几乎要飞出杯口的时候，含韵停住了。她抬眼看着白岩山说：“白局长，你还有事吗？如果没有什么事，我要先回去了。”

含韵突然要告辞，有些出乎白岩山的意料，他忙问：“怎么，不等章经理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要回去准备下午的课，对不起，我先告辞了。”说着，不等白岩山表态，含韵便站起身，拿起放在一边的手提包，准备走人。

“我送送你？”白岩山赶忙也站起来说。

“不用，谢谢！”含韵冷冷地说着，转身离开了座位。

白岩山愣愣地站在那儿，半天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仅仅几分钟的时间，一个侃侃善谈的大学教授，突然间就成了冷若冰霜的陌生人，这让白岩山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句话没说好，得罪了这个女人，可也不应该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吧？是不是有些不太礼貌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？白岩山心里犯着嘀咕，一瞬间失去了对这个女人所有的好感。

含然出去了大约有半小时的时间，又回到咖啡厅，含韵和白岩山都不在了。她有些纳闷儿，看刚才的样子，两个人挺有话说的，还以为他们要说一会儿呢，怎么这么快就没人了呢？含然预感到情况又有些不妙，便赶紧掏出手机，给含韵打电话：“含韵，在哪？还跟白局长在一起吗？”

含韵在公交车上，听含然问，便说：“我在往家走呢。那个白岩山去哪儿了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？我在华润订了包间，准备一起过生日呢。”含然有些着急地说。

“干吗去那种地方浪费？到家里来过吧，我路上买点菜，你捎个蛋糕回来，我们在家过。”含韵说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含然着急地问。

“你过来，到家再说吧。”含韵把电话挂了。

含然急火火地赶到含韵家，含韵也刚刚进门，正在换拖鞋，地上还放着几个装着食物的塑料袋。

“怎么回事？白局长有事？”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含然就着急地问。

“不是。”含韵回答。

“那是怎么啦？”含然着急地又问。

“我看不惯他这种男人。老婆才走了一个月，他就急着找女人，这样的男人，有心肺没有啊？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把妻子忘了呢？”含韵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就为这？”含然差点晕倒。

“啊，这还不够啊？这样的男人，一定是水性杨花的那种人，跟这个好三天，就又跟那个好去了。这样的男人，我可不敢要。”含韵一边说着，一边收拾着地上的杂物，进了厨房。

含然跟在含韵的后面说：“哎，含韵，你以为天下的男人都是秦刚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！天下的男人都非娶你不行？你也太没数了吧？！”

“没有人娶我就算了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反正我不能嫁一个不可靠的男人。”含韵一边收拾着塑料袋里的食物，一边嘟嘟囔囔地说。

“你有什么根据说人家不可靠啊？就因为人家的老婆死了只有一个月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老婆死了一天也是死了，人家再找也没有什么不正常，你较什么死理儿啊？告诉你含韵，像白局长这样的男人，有风度，有地位，老婆不死的时候，就有的是女人排队等着呢，他能守到老婆死，就已经是的大好男人了，知道吗！”含然气得想揍含韵。

“你这是什么歪理啊？老婆有病，守着她，照顾她，是天经地义嘛！这样也算好男人，那还有公理没有啊！”含韵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不紧不慢。

“章含韵，你是太空人啊？现在社会什么风气，什么状态，你是一点不知道，还是故意气我呀？为你的事，爸爸妈妈都愁死了，一家人都为你操心，你怎么这么油盐不进呢！”含然叫起来。

“你叫什么呀？谁让你们替我瞎操心了？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，我还求你们不要给我添乱好不好啊？”含韵看一眼含然，语气仍然平缓地说。

“我真是要疯了！”含然气得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气了，不就是个男人吗，合适就找，不合适就自己过，挺好的，你放心了。”含韵边说边看看气得脸都白了的含然，便有些过意不去地说：“再说了，刚才，你干吗走啊？我一个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叫学校的人看见，会说我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现在的人有多烦，看你单独跟男人在一起，就非打听那人是谁，看你晚上待在办公室晚一点也会问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吧？就连你穿的与平常稍稍不一样，也会说，有情况啊？”

含然不理含韵，她真不知道还能再跟这个大学教授说些什么。

见含然不说话，含韵知道她还在生气，便又主动地跟含然说话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学校有个女职员，是个寡妇，经常有男人去她家，校园里的人都议论她不正经，说得可难听了。”

“含韵，你是大学老师呀，还怕这个？人家家里去几个男人怎么啦？碍别人什么事？抢他们老公啦？含韵，你又不是偷人抢人，你怕什么？怕这些，你还过日子吗？”含然抢白含韵。

“怎么不过，我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一个人的日子又不是地狱。”含韵说。

“那你前一阵子犯病怎么没人管啊？连口水都喝不上吧？有没有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？”含然的口气由气恼变成嘲讽。

含韵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只是偶然的，又不是天天这样。”

“是啊，等你天天这样的时候，一定比现在还硬气呢！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到时候，打开煤气，多吸几口，就过去呗。”含然阴阳怪气地说。

含韵看看含然，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含然，你用不着这样讽刺我，婚姻是件严肃的事，不可以随随便便。一只公狗与一只母鸡，天天闹得鸡飞狗跳，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？说实话，看你跟肖良才的日子，我想想都怕呢。”

听含韵说这话，含然立刻像被捅了最隐秘的痛处，脸颊由白变成紫红，她嘴唇有些哆嗦地说：“章含韵，拿我说事儿？我跟肖良才怎么啦？我们过得再不好，这五年，我有人陪着说话，我没有一个人睡凉炕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有人端水递饭。怎么的，以前是怨爸爸妈妈坏了你找对象的事，现在是不是又轮到我害你找老公了？章含韵，你还是大学教授呢，也太没良心了吧？”含然说完这话，摔下手里还在择的菜，转身走进客厅，拿起自己的手提包就往外走。

含韵赶紧追了出来，说：“我不是那意思，你怎么能那样想……”

“我哪样想？章含韵，睡一辈子凉炕吧你，姑奶奶我不管了！”含然的气生大了，撂下这话，摔门而去。

晚上，儿子又打来电话，问今天的生日过得咋样。含韵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地给儿子讲了一遍。儿子在那头听得哈哈大笑：“老妈，你怎么不知道领小姨的情呢，人家帮你办事，你不但不好好请请人家，还让人家下不来台，叫谁不生气啊？！”

“哪有这么办事的，事先也不跟我通下气，就让我去见面。你不知道，那个姓白的，老婆死了才一个月，就急着见女人了。这种男人，有心肝吗，老婆这么容易就忘了？”

“老妈，你怎么这么想问题呢？死了的人，该忘记的就忘了，哪怕她老婆是昨天走的，今天他开始新生活，有什么不对？你以为你为我爸守这么多年就好了？外婆外公为你操多少心，你怎么不想想呢？还有我，就怕你一个人在家，有个病什么的，没人照顾，你要赶快找个老公，我也解放了，知道吗？”

“怕我拖累你是不是？放心，我健康着呢，谁都不用担心我。”含韵说。

“妈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儿子一叫妈妈，含韵就知道他认真了。“爸爸走了，可你还在。儿子还想要你活好多好多年，想让你快快乐乐地活好多好多年。可你现在生活得快乐吗？幸福吗？妈妈，我虽然现在还年轻，很多事都还弄不太懂，但是，知识告诉我，一个人一生中是不能缺少性爱的。没了爸爸，还需要另外的男人走进你的生活，那样你的生命才会更有质量，懂不懂啊？”

含韵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儿子会给自己上生活质量课，一时不知道该跟儿子说什么。只听儿子在电话里又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整天就只会研究你的学问，也研究研究你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一个人这样孤零零的有意思吗？”

跟儿子通完电话，含韵心里乱乱的。她去书房里坐了一会儿，眼前放着本书，却什么字也看不进去。含韵烦躁地把书推到一边，返身回到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胡乱地搜索着。但她自己也不知道想看什么，全都搜了一遍后，她把遥控器扔在一边，坐在沙发上，漫无目标地扫视着房间。从来没有这样百无聊赖地看自己的房子，现在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儿，突然感觉房子特别空旷。电视里一只老虎在无际的草地上飞跑，呜呜地吼叫，不知怎么，这让含韵更感觉房间有种阴阴的清冷。她到卧室拿一条毯子出来，盖在身上，眼睛盯着电视，老虎还在跑，她不知道老虎为什么要跑。

是啊，自己一个人这样活着，有意思吗？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可她今天不用说吃生日餐了，就是顿正经的饭都没有吃。其实，何止是今天，自打儿子走以后，她又哪天好好吃过饭？一个人懒得做，也没有吃的情绪和胃口。这就是自己以后的日子？含韵的心里凉凉的。

这所房子曾经很温暖，那是因为秦刚在。一想到秦刚，含韵便又一次闭上眼睛，试图回忆起他的样子。可是，同以前一样，不管她再怎么努力，秦刚的样子还是不能浮现出来。五年了，她无数次地这样闭上眼睛，想看看自己爱过的和最熟悉的人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所有她有记忆的人，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浮现在眼前，唯独秦刚，从听到他走的第一时间，她就再不能再现出他的样子。儿子说，这是爸爸心疼她，让她忘了他，可含韵不信，她不信秦刚会这么狠心，让自己永远看不到他。

含韵又流出了眼泪。

秦刚在的时候，含韵的心里总是静静的，除了上课和做研究，什么也不用想。秦刚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好丈夫，每天，当自己出门的时候，他总会跟在身后，像叮嘱孩子似的问，钥匙拿了没有？教案有没有带错？对学生和蔼些，不要总绷着脸；还问，中午想吃什么，红烧鱼怎么样？每当这时，含韵就会很不耐烦地嫌他唠叨，说他像女人。可现在，没有他唠叨了，含韵常常就真会忘记带钥匙，拿错教案或者书，搞得自己很狼狈。

其实，含韵很清楚自己，她并不排斥男人，相反，她很喜欢秦刚的拥抱，抚摸，总有种充电的感觉。特别是睡觉的时候，躺在秦刚的怀里，就感觉特别温馨。早上起来，睁开眼看看他在自己身边，心里就柔柔的，觉得自己很女人，就很喜欢自己。这种感觉会给含韵一天的自信，让她觉得是有人爱的，就很踏实和安稳。

秦刚走了，也带走了含韵这种自信的感觉，她好像性格都发生了变化，很害怕被别人歧视，常常会无缘无故地逞强，发脾气，自己把自己当男人。

这些变化，其实含韵早已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，只是没有沉下心来，认真地进行分析，潜意识中好像有个东西，在故意排斥这种分析，让她自欺欺人地这样往前走着。现在，当含然和儿子把这些隐隐约约的东西都给捅破了的时候，含韵的感觉变得清晰起来。她终于承认，是女人，就需要男人，也离不开男人，这倒不是因为床上那点事。床上的事，女人的要求不像男人那样非有不行。女人需要男人，更多的是要一种心理依靠。其实，现在的女人什么都能自己做，但是，还是觉得有个男人在身边，才做得踏实，不然，总像心里没底。

看来，含韵真的必须认真考虑接受一个男人的事情了。



含韵最终惹恼了含然，是因为提到了肖良才。这个肖良才是含然现在的丈夫。

五年前，含然的丈夫与含韵的丈夫同在一辆车上出了车祸，姊妹俩同一时刻成了寡妇。天下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事，这对双胞胎，几乎是同时来到世上，而她们的丈夫却在同一时间离她们而去，这是谁在作祟？含然不知道含韵是怎么度过那段恐怖的日子，她只记得当时自己完全是掉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，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，怎么走，怎么过日子。她也完全弄不懂，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感觉。其实，丈夫生前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并不很好，常常吵架，甚至好多次都去过民政局办离婚。但当他真离开自己的时候，她才知道什么叫做撕心裂肺的痛。再怎么生他的气，也没有想到丈夫会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先走。她知道丈夫很顾家，活着的时候，省吃俭用的，对他自己很苛刻。记得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，没有钱，全都靠自己两条腿跑。有一天晚上，丈夫跑生意回来，在火车上，脚被一个老太太用开水浇了，起了一层的水泡，可下了火车，他还是不舍得叫出租，硬是自己一瘸一拐地往家走。走到半路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打个电话给含然，让她骑自行车去接他。含然在路上找到丈夫，他一个人坐在马路边上，蜷曲着身子，捧着脚，见到含